

中外名人傳

(三)

中外名人傳

編輯委員會編撰

王治平主編

敬請指教，歡迎投稿。

(稿約見七十一頁)

湯恩伯（一八九九—一九五四）

性別：男
籍貫：浙江武義人
學歷：陸軍上將
經歷：抗日剿共名將

湯恩伯，陸軍上將，抗日剿共名將，重要戰役無不參與，以善打運動戰聞名。台兒莊戰役率部直搗日軍核心，功勳特著，獲頒軍人最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勳章。

幼懷大志習武報國

湯恩伯，原名湯克勤，字恩伯，

以字行，浙江武義人，一八九九年生於武義縣的湯村鎮，父親湯佐卿，字德彩，為當地的名儒，博通經史，急功好義，鄰里推崇，抗戰前病逝家鄉。母親林太夫人，由湯恩伯迎養台灣，年九十餘歲仙逝。

湯恩伯自幼隨父親讀書，遍讀四書五經，紮下優良的國學基礎。但他胸懷大志，慷慨任俠，十五歲入壺山高等學堂，十七歲升入浙江第七中學，在校不以文事自限，一年後，轉入浙江體育專門學校，欲以強身強種為職志。當時政局日非，軍閥混戰，外侮頻仍，國勢岌岌，南方革命風潮如

湧，湯恩伯受革命思潮激勵，於體育專校畢業後，隻身赴廣東，考入援閩浙軍講武堂，決心習武報國，廿一歲畢業，分派至浙軍部隊任排長，軍階少尉，隨義軍援閩。不久，捨去軍職，東渡日本留學，先入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，不合旨趣，乃於一九二四年改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，仍習軍事，為第十八期步科學生，受訓期間，同學皆為日人，已洞悉日本侵華謀略。而黃昌、石、寧一帶，山、一九二六年，湯恩伯學成回國，投身國民革命，初任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，旋蔣總司令誓師北伐，拔擢湯

恩伯為作戰科長，策劃北伐戰術戰略，簡明實用，使北伐順利成功，立下首功。全國統一後，統帥蔣中正矢志建軍，而建軍的基礎在中央軍校，乃調湯恩伯回中央陸軍官校，任第六期學生大隊大隊長，作育英才，循循善誘，手著「步兵連教練研究」一書，為兼校長蔣中正所激賞，調升教育處少將副處長，兼軍官連副連長、軍官團副團長，全力培植建軍基幹。由於湯恩伯文武兼資，素具經文緯武之才，循循善誘，深為軍校學生所欽佩，而他輝煌的軍事大業，亦由此展開。

一九二九年秋，湯恩伯追隨總司令蔣中正討逆，參贊戎機，多所獻替，旋調任中央軍校教導旅長，嗣後改編為教導第二師任第一旅旅長。

一九三〇年率部參加隴海路討伐閻馮，以新集之眾，而擋頑悍之敵，轉戰經年，攻克守固，所部旋改編為陸軍第四師，乃調升副師長兼第十旅旅長。

一九三一年奉令獨提勁旅，清剿贛東北一帶共軍，綏靖地方，厥功甚偉，奉調升陸軍第二師中將師長。

一九三二年調任陸軍第八十九師師長，所部編成未久，素質不齊，湯恩伯苦心整飭，孜孜不輟，當時共軍徐向前部盤踞豫皖邊，聲勢浩大，三省不寧，湯恩伯率部進剿，因時制宜，築碉堡修道路，堅壁清野，所向皆捷，迭奏奇功。

收亂平叛戰無不克

一九三三年，閩變發生，湯恩伯奉令由贛馳討，一戰擊潰趙一肩部，底定福州，瓦解所謂人民政府。

一九三四年，第五次圍剿中共老巢，湯恩伯晉升贛粵閩湘鄂剿共軍第十縱隊指揮官兼第四師師長，統率第四、第十、第八十八、第八十九四個師，隸屬東路軍，沿閩江西進，共軍懼我軍東北兩路合圍，利用閩北一帶險峻，負固以抗，將軍以攻堅不可遽

下，出奇制勝，連克將樂、泰寧、建寧諸縣，卒得會師贛境。自是改隸北路，繼續南進，時共軍主力，蟻集贛南，而廣昌、石城、寧都一帶，山地連綿，深溝高壘，為瑞金共巢的堅強外廓，湯恩伯自告奮勇擔任主攻，白水、貫橋、驛前諸役，獨擋共軍，卒將其主力，殲滅殆盡，於是乘勝追擊，直掃犁庭，共酋朱毛，狼狽西竄，五次圍剿，遂竟全功。

一九三五年，共軍徐彥剛部死灰復燃，在湘鄂贛邊區，十分活躍，牽制我大軍十餘萬，中央派湯恩伯率部進剿，以不到一月時間而將其聚殲於大冶江畔，地方賴以安定，旋於崇陽，就任陸軍第十三軍軍長。同年冬共軍賀龍部竄擾湘西，他復率第四第八十九兩師，馳向武岡、洪江一帶追剿，迅即收平。

一九三六年朱毛共部主力竄陝北後，竄犯山西、三晉動盪，湯恩伯統率第四、第二十五、第八十九等師，

台兒莊大戰立殊勳

兼程北上，馳騁於晉西南山地，追奔逐北，共軍望風披靡，狼狽回竄，他率部猛追，而有瓦窯堡之捷，朱德及毛澤東僅以身免，殘餘不滿五千。延安共窟，原本指日可平，不料偽蒙軍李守信及王英等糾引日寇，窺伺綏東，中央飛調湯恩伯率部馳剿，一鼓蕩平，而陝北共軍得以苟延喘息，卒至滋蔓難圖，使湯恩伯引為畢生憾事。

一九三七年抗戰全面展開，湯恩伯兼任前敵總指揮，統率第四、第八十九、第二十一、第八十四、第九十四等師，進戍南口，部隊尚未集中，而日寇板垣征四郎即率第五第二十兩師團及關東軍第十一旅團，依賴裝備優勢，長驅西侵，我軍作大規模的抵抗，湯恩伯淬勵所部喋血應戰，堅守壁壘，寸土必爭，拉鋸白刃，相持匝月，卒賴血肉長城，獲致輝煌戰果，此役戰況的激烈，犧牲的慘重，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，南口彈丸之地，因此名傳四方，湯恩伯亦名重全國。

同年十月，一部日軍沿平綏路進窺綏晉，另一路沿平漢路猛攻保定，湯恩伯時任第二十軍團軍團長，指揮第十三、第五十二兩軍固守漳河，掩護第一戰區主力轉進，因他教戰有方，所部雖係久戰疲兵，而士氣旺盛，接戰後，創日寇第十四師團土肥原部於安陽西北地區。十一月又馳援太原，適逢太原棄守，敵軍正長驅南下，大有席捲全晉之勢，將軍著眼大局，不失時機，以果敢的行動，於子洪口附近，出敵意表，突擊奏功，晉南局勢，轉危為安。

一九三八年抗戰重心，轉向魯南，日軍磯谷、板垣、瀨谷等師團，配屬大量機械化部隊，於三月初由津浦路南侵，湯恩伯指揮第十三、第五十二、第七十五、第八十五、第九十二、第二十三、第四十六、第五十九等軍投入戰場。惟我先頭部隊，尚未到

達臨城，日寇主力已沿臨棗支線，向徐州外圍的台兒莊猛攻，他為了策應台兒莊守軍，不待集中完畢，星夜馳援，繞敵側背猛烈攻擊，大挫敵鋒，嗣後日軍陸續增援，吸引我大軍於運河以北，企圖一舉殲滅之，時我軍後續部隊亦次第到達，湯氏窺破敵人妄想，遂與正面守軍相呼應，發動全面攻勢，鏖戰兼旬，前仆後繼，卒將崔家圩附近日軍主陣地，一舉突破，敵人傷亡慘重，全面潰退，我軍乘勝追擊，直薄嶧縣，造成震動中外的台兒莊大捷，政府以他立下殊功，頒授青天白日勳章。後來情況突變，徐州被迫放棄，敵寇傾巢分由蘭封、蚌埠向蕭縣一帶挺進，形成嚴密的封鎖網，湯恩伯受命為隴海兵團總指揮，統率大軍，出敵意表，一舉突圍而轉進於渦蒙地區，稍事補給，復選派精銳兩師，折轉津浦南段出擊，接應友軍突圍，最高統帥據報，特派俞飛鵬部長親臨慰勞，並賜手諭期許有加。旋調

任第一戰區第一兵團總司令，主持平漢路東地區作戰。未幾又調任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，移節南陽，督飭所屬各部隊整補，並被指定為中原機動兵團，隨時策應第一、第五兩戰區。及武漢外圍會戰，又復奉命前驅，指揮第二十、第三十二兩軍團及第十八、第五十四等軍，轉戰於湘鄂贛邊區，迭摧頑敵。同年冬中央以抗戰軍事

已進入長期階段，決定在敵後展開全面性的游擊戰，湯恩伯奉派主持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，那時共軍尚未公開叛亂，故由共酋之一的葉劍英出任副教育長，湯恩伯本諸誠懇負責之態度，苦幹實幹的作風，與葉劍英朝夕砥礪，闡揚三民主義的真諦，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念，不特受訓之幹部鼓舞奮發，而別具懷抱之高級共幹，亦無不衷心翕服，當他北上督師時，葉劍英曾云「將軍一去，南岳雲消」，崇敬之心溢於言表。

調，集結襄花路一帶地區，三月中，日軍集結優勢兵力，妄圖摧毀五戰區的湯軍團，糾集第三、第十三、第十六等師團及騎兵第四旅團、戰車第三聯隊等主力，分由荊、鍾、襄、花兩路向我軍進犯，襄棗間的交通，首被截斷，右翼友軍，頓失連絡，日軍長驅直入，向右旋迴，企圖包圍湯軍團，湯恩伯由南岳趕到，從容部署，以一部佯攻牽制當面之敵，集結主力於桐柏、唐河之間突破重圍，轉進至泌陽地區後，轉移攻勢，迎頭痛擊，重創日軍，狼狽潰退，遂得恢復原態勢，完成隨棗會戰的勝利。當時因電信中斷，最高統帥深以他的安全為慮，及至得戰情報告，親電慰勉，關懷逾恆，湯恩伯接電感激涕零，蓋感眷顧之厚，亟思有以回報。十一月，五戰區發動冬季攻勢，湯恩伯率部向花園、廣水出擊，擊潰敵第三師團主力。

日寇竭智欲除湯軍

一九四〇年宜棗會戰，湯恩伯先後指揮第十三、第二十九、第八十五

日寇竭智欲除湯軍

豫皖邊區總司令，暨邊區黨政分會主任委員，旋又兼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，那時共軍陳毅等部，正活躍於四省邊區，駐平漢路以東的騎兵第二軍，屢遭襲擊，加之日寇窺伺，情勢危急，由他抽調第九十二軍馳援，並親赴皖北督剿，但防區廣闊，兵力不足，他苦撐良久，逐次把轉進到轄區的部隊，力加整飭，先後編為第十五、第十九、第二十八三個集團軍，並加以訓練，卒成勁旅，同時完成總體戰的一切設施，以發揮黨政軍的統合戰力，從此四省邊區，守望相助，固若

金湯，共軍斂跡，日寇亦不敢蠢動。當時，湯恩伯一身繫中原安危，戍地千里，統兵百萬，外禦強寇，內除叛共，東面支援蘇魯，西面策應鄂豫，日夜勞心焦思，戒慎恐懼。卒因而遭敵人及叛共之忌，一直以他為主要攻擊目標，中傷誹謗，無所不用其極。

一九四三年中原大旱，加之黃河氾濫，赤地千里，流亡載道，災害之巨，百餘年來所罕見，湯恩伯本悲天憫人，已饑已溺的心懷，發動全體官兵，節食救濟災黎，興工堵塞黃氾，辛勞經年，活人達數百萬之多。

湯恩伯統軍作戰，遭遇最困難的一次卻是在抗戰末期，一九四四年初夏的中原會戰（日軍稱為平漢作戰），此役是抗戰後期最大規模的作戰，日軍出動兵力三個師團、四個獨立旅團、一個戰車師團、一個騎兵師團，共達二十萬人之譜，並以第五航空軍主力協力作戰，幾已集中當時在華日軍的全部精銳；復考察其作戰計劃，

明白規定作戰主要目的，在「擊破中國軍之精銳湯恩伯兵團，以防阻其可能發動之攻勢。」

蓋湯恩伯當時雄據中原，整軍經武，積極準備反攻，日軍寢食不安，引為心腹之患，認定湯為「最可畏之中國卓越指揮官」，久欲予以痛擊。

湯恩伯感應銳敏，早在三月二十八日建議大本營：「擬以十三軍北渡襲擊新鄉，八十五軍攻擊邙山頭，暫編十五軍以一部襲擊開封，主力攻擊中牟；二十九軍為總預備隊。」當時一切部署皆已完成，可惜大本營所獲情報

頗有出入，大本營鑒於武漢方面日軍調動頻繁，以為敵將由信陽出武勝關，沿平漢路北向發動攻勢的可能性較大，故未批准他的攻擊計劃，並指示他應將兵力配置於鐵路沿線，以備節節抵抗，遂致兵力分散，在葉縣臨汝一帶毫無控制部隊。到了四月十八日，日軍果不出他預料，由黃河鐵橋及中牟發動大規模攻勢，而一時兵力

轉用不及，以致喪失先機。集團軍與軍、師之間的通訊遭日軍機械化部隊隔斷，但官兵仍奮不顧身，堅決抵抗，以致師長吳公良等殉職，湯恩伯親率第十三軍及第八十五軍利用登封一帶既設陣地激戰兼旬，卒將日寇第一

○一師團擊潰，當追擊到達密縣，又奉命確保伏牛山區，乃令各部分別轉進，重新部署。當中原戰局不利時，中共乘機造謠挑撥離間，對湯恩伯總體戰的百般施設，極盡其中傷歪曲誣蔑能事，少數人士，一時不察橫加批評，以致議壇質難，輿論紛紜，及至真相大白，方知中共的毒辣，而幾乎自毀長城。湯恩伯身受創痛，猶堅忍不拔，遂於部署調整之後，銳意整補，不數月而軍威復振。是年冬日寇陷長沙，破桂柳，轉攻入黔，陪都震動，湯恩伯奉召入都，見危受命，出任黔桂湘邊區總司令，越日而赴前敵，督飭部隊奮勇堵擊，迭挫敵鋒，嗣由北戰場抽調第十三、第二十九、第九

、第九十八等軍，陸續到達，他乃通令三軍，堅定破釜沉舟的決心，同仇敵愾，展開全面攻勢，卒在黔南湘西諸役中，殺敵致果，頻傳捷報，舉國稱慶。旋改任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司令官，晉階陸軍上將，繼續乘勝反攻，克復柳州桂林，日寇至此，已成強弩之末，面臨總崩潰邊緣了。

京滬受降極力懷柔

一九四五年秋，日寇投降，湯恩伯奉令主持京滬地區受降，兼任京滬衛戍總司令，秉承蔣中正以德報怨之寬大政策，極力懷柔，迅速遣歸日本軍民以百萬計，使其朝野上下，莫不感動。

蓋他認定民主與極權，勢難兩立，赤敵當前，非棄嫌修睦，則東亞局勢無法安定，這種深謀遠慮，非常人能及。故而日本人士始終視他為中日合作砒石，確實可信。

派為首任首都衛戍司令，淞滬蘇北皖南軍事，悉歸節制，並兼陸軍副總司令，對於近畿治安，部隊整訓，建樹尤多。

一九四六年冬，中共叛亂擴大，湯恩伯於次年春，奉令指揮魯南剿共，於不到一月之內，連克費縣蒙陰，俘共軍逾萬，正準備乘勝向莒縣沂水挺進，正值陳毅所部傾巢來犯，而有國軍整七十四師的孟良崗之挫，師長張靈甫及全師壯烈犧牲，他深為惋惜，毅然引咎請辭，不以一言自解，惟基於經驗教訓，對國軍爾後的戡亂軍事，力主分層負責，尤須集結主力，以追求殲滅共軍野戰軍為主，而糾正當時重視城鎮得失的錯誤觀念。同年秋七月奉令代理陸軍總司令，編練第二線兵團。

一九四八年調任衢州綏靖主任，屏障閩浙，是年冬剿共軍事逆轉，復於艱難困苦之秋，就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，兼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。

率疲師淞滬區阻共

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中正引退，政府頓失重心，時值徐蚌棄守，赤燄益張，和談之聲，甚囂塵上，民心士氣更趨消沉，湯恩伯收輯轉進疲敝之師，倉卒部署於長江下游約千餘里的防區，而配備重點，又復意見紛歧，當時最高當局，力主置重兵於皖南，爾後渡富春江而仙霞嶺為逐次南移之計，他以有徐州轉進的前車之鑒，堅持不可，未蒙採納，當部隊正在移動，共軍即乘隙於四月下旬由蕪湖以西渡江南犯，江陰不保，皖南一帶大軍，於撤退蒙受重大損失，他所率的下游江防部隊，轉進淞滬，旬日之間，重振士氣，安定社會，利用既設工事，以十萬殘破之師，抵擋陳毅所部優勢四倍之眾，鏖戰兼旬，殲滅共軍逾十三萬，惜因後援枯竭，無力反攻，只有力保元氣，迨政府重要物資全部撤退，乃遵照中央指示，由淞滬轉進舟

山金廈，建立外島據點，鞏固台灣基地。

同年秋，共軍陷福州，進窺金廈，湯恩伯坐鎮閩南，督兵加強工事，重創共軍葉飛部於廈門外圍。十月下旬，共軍增援，糾集精銳二萬餘，在金門古寧頭強行登陸，佔領濱海堡壘，負隅頑抗，湯恩伯親臨前敵，督飭李胡兩兵團，奮勇挺進，截斷共軍增援，激戰兩晝夜，卒將共軍悉數殲滅或俘虜，無一生還。此役對當時的士氣民心及國際觀感者影響至大，台灣得以保全，屹立於民主最前哨，湯恩伯與有功焉。來台之後，調任東南軍政副長官，嗣任總統府戰略顧問。

湯恩伯百戰餘生，宵衣旰食，生活失常，而罹患胃疾，一九五四年春，病情加劇，經診斷為胃潰瘍及十二指腸腫瘤，乃於五月中旬赴日割治，經三次手術，仍回天乏術，於六月二十九日病逝，年僅五十五歲。（劉先軍撰）



①抗戰勝利回京，湯恩伯將軍隨侍總統蔣中正留影。

②一九三六年冬百靈廟大捷後之湯恩伯將軍。